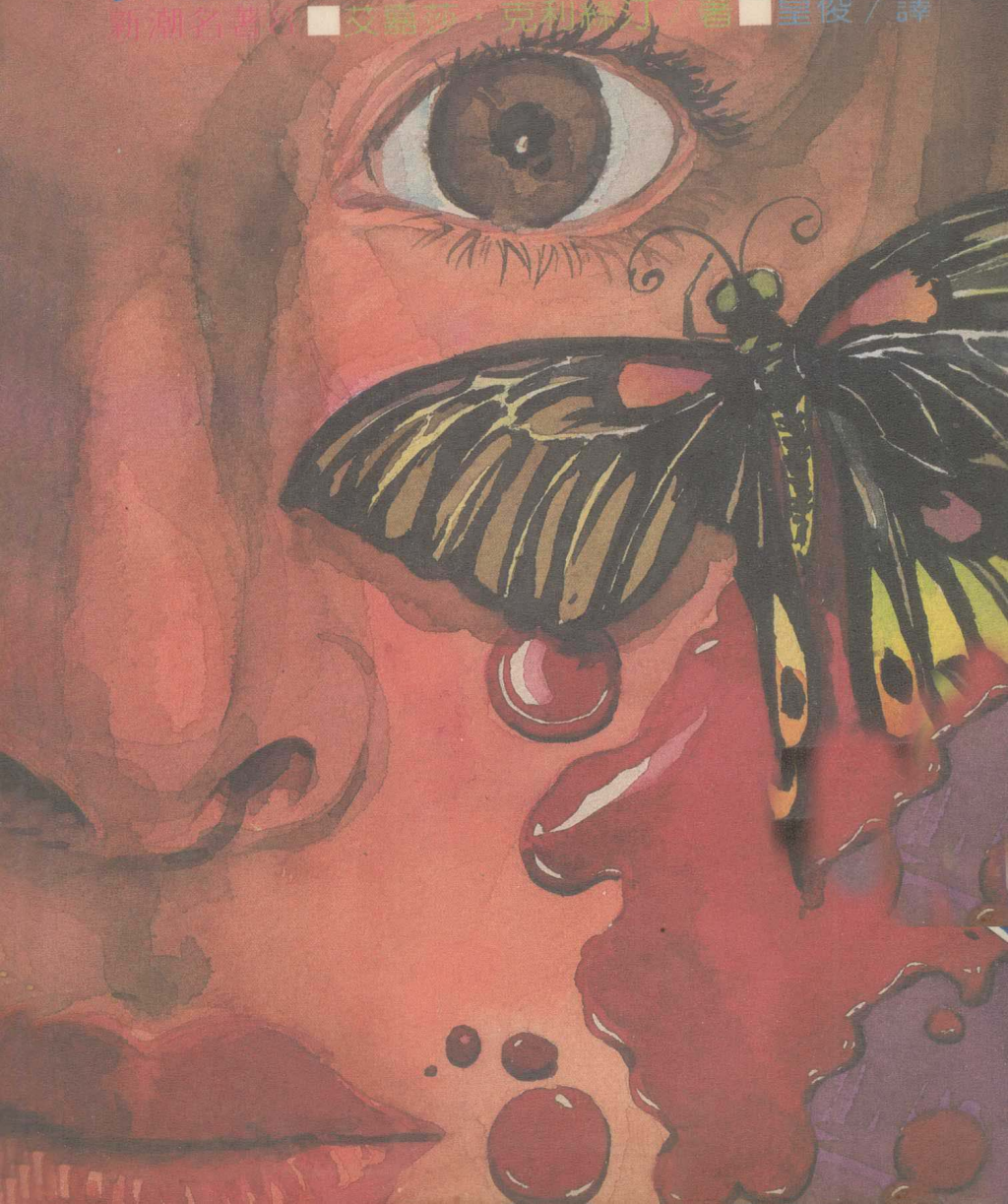


A HOLIDAY FOR MURDER

死亡進行曲

新潮名著 ■ 艾麗莎·克利絲汀 / 著 ■ 皇俊 / 譯



新潮名著8

死亡進行曲

■艾嘉莎·克利絲汀 / 著 ■皇俊 / 譯

**A HOLIDAY
FOR MURDER**
—
AGATHA CHRISTIE

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第一章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1

弗爾翻起衣領，朝着月台輕快地走過去。車站上空籠罩着一片朦朧的迷霧。巨大的引擎聲，嘶嘶的響徹雲霄，在寒冷的空氣裡，吐出層層烟霧。每一件東西都被烟燻得骯髒不堪。

弗爾忽然改變心情地在想：「多麼遙遠的一個國家——多麼遙遠的一個城市……」

他原先對倫敦的印象——店鋪、餐廳、穿着入時又動人的女士們——這種令人興奮的印象，已不存在了。目前他看到的，就好像鑲嵌在骯髒框子裡的一顆閃爍的假金剛鑽。

倘若目前他在南非的話……他不由興起一陣懷鄉感。溫暖的陽光、蔚藍的天空、鮮花處處的花園、石墨的樹籬，還有攀懸在每幢小屋上的藍色旋花植物。

而在此地呢，只有骯髒、污染和不絕爲縷的人群；他們照來攘往、匆匆忙忙，你推我，我擠你。像蟻丘上爬動，孜孜矻矻，勤勞不息的螞蟥。

一時他在想：「我真希望還是不來的好……」

於是他想起此行目的，倔強的抿緊嘴唇。天啊，不，他要繼續做下去！他已計劃了有許多年

。他常就有意這麼做了——做他想做的事情。是的，他要繼續做下去！

一時他有點不情願了，忽然質問自己：「爲什麼？這值不值得？爲什麼我要想到過去呢？爲什麼不把這整件事忘個乾淨？」——還有所有這些缺點。他已不再是一個小孩，高興要怎樣就怎樣。說起來，他是一個懷有目的，四十歲的大人了。他會繼續做下去。這便是他來英國要做的事情。

他爬上火車，沿着走道走過去，想找一個坐位。他揮手打發掉一名腳夫，拾起生牛皮製的小提箱。一節車廂又一節車廂的朝裡面望過去。火車車廂裡擠滿了乘客。離耶誕節還有三天。

他厭惡地望著這些擠滿乘客的車廂。

到處是人！數不清的人們！處處是這樣——怎麼說好呢——看起來多麼枯澀乏味！這麼的相像，多麼的相像！他自顧在尋思，那些人的臉不是像羊，就是像鬼子。有些人在絮絮不休和無事自尋煩惱。有幾個笨重的中年男人，在咕嚕抱怨。那些人更像是豬。即使這些身軀苗條，蛋型臉龐，盈紅嘴唇的少女們，也都千篇一律的令人沮喪。

他忽然興起對廣闊浩瀚的大草原，沐浴在陽光裡和孤獨的懷念……

然後，他忽然屏息住呼吸，朝一節車廂望過去。這一位女郎就與衆不同。烏黑的秀髮，深乳酪色泛白的明眸，含情脈脈，像黑夜一般深不可測。這是一雙南方人憂傷而帶着驕傲眼睛……這一位小姐會在火車上，和這些沉悶又枯澀乏味的人們坐在一塊，完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！

——多麼不可思議，她會到英國這些淒涼的中部地區來。她應當坐在陽台上，嘴唇裡啣着一朵玫瑰，頭上驕傲的繫上一根黑色的緞帶，那地方應當是塵埃濛濛、熱氣騰騰，滿含着血腥氣味的鬪牛場……她應當在什麼富麗堂皇的地方，而不應當擠在這節三等車廂的角落裡。

他是一個善於觀察的男人。他注意到她襤褸的黑色上裝和裙子，質料低廉的手套，脆弱的鞋子，含有挑釁意味的火焰般紅的手提包。然而他聯想到的卻是她卓越的氣質。她高貴、優雅而華麗動人……

她到這個多霧、寒冷，像蟻群匆忙勤勞不息的國家裡來，到底幹啥？他在想：「我必須知道她是誰？她到這裡做什麼？……我必須知道……」

2

碧拉擠坐在窗子邊，邊在尋思，英國這地方的氣味多麼古怪：到目前為止，她對英國最感驚異的就是氣味不同。沒有蒜頭味、塵埃味，只有一點點香水味。現在這節車廂裡，有一股寒冷令人窒悶的氣味——火車的硫磺氣味——肥皂氣味和其他令人不愉快的氣味，她在想，這是由坐在她身邊的一個胖女人，皮衣領子上發出的氣味。她靈敏地聞到了，不情願地吸進這股樟腦丸氣味。她在想，身上有這種氣味倒挺有趣。

氣笛響起來，一陣響亮聲音，火車連續急動地緩慢駛出車站。他們開始啟程出發。她在旅途

上了……

她的心跳得快起來。事情會不要緊吧？她要做的事情能做到麼？當然，當然能做到——她這麼仔細地徹底地想過……她對每一件可能發生的事情，做了準備。噢，是啊，她會成功的——她一定會成功……

她一張盈紅的嘴唇向上噉起。這張嘴忽然變得好殘忍。殘忍又貪婪——像一個小孩又像一頭小貓的嘴——只知道他本身想要的東西，而不知道憐憫。

她像小孩一樣，帶着率直的好奇，向四周張望。所有這些人——這七個人——這些英國人怎麼有趣！他們好像多身纏萬貫，神清氣足——衣着——鞋子——哦！無疑地，正像她常聽人說起的，英國是一個富足的國家。可是他們並不全然愉快——不，無疑地並不愉快。

站在走廊裡的那個英俊男人……她在想，他好英俊。她喜歡他那張深褐色的臉，高聳的鼻子，挺直的肩膀。她比任何英國女孩子還要機伶，看到那個男人也在讚美她。她並沒有直接看他，不過她完全知道，他時時在看她，他確實是什麼樣子。

她不感什麼興趣，也沒有什麼感情的，從面部表示出事實。她來自一個國家，那個國家裡的男人們，看女人們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情，並無必要不當地掩飾事實。她知道，他是不是英國人，她認為他不是。

「他太過活潑，也太真實，不像是英國人，」她在想：「然而他很正直。他也許是美國佬。」

「他很像她在西部電影中見到的演員們。」

一名侍者推開旁人，沿走廊走過來。

「吃頭一頓午餐啦，請用頭一頓午餐。請坐到餐位上用頭一頓午餐。」

碧拉這一節車廂裡的那七個人，全拿著餐券。他們全都站起身，這節車廂便變得突然冷清和清靜起來。

坐在對過角落裡的那個樣子喜歡吵架，灰白頭髮的太太剛把窗子拉下幾吋，被碧拉阻止住了。然後她伸展四肢舒適地坐在座位上，凝視窗外的倫敦北部郊區的景色。她聽到車門拉開的聲音，並沒有轉過頭去。是那個站在走廊裡的男人，碧拉知道他是想來同她攀談的。她繼續沉思地望着窗子外面。

「妳不喜歡放下窗子麼？」弗爾問道。

「恰巧相反，我剛關起窗子。」碧拉不同意地說。

她的英語說得刮刮叫，不過帶點外國口音。

「多美妙的聲音。像陽光一樣……像夏天夜晚一樣熱情……」弗爾在尋思。

「我喜歡他說話的聲音。聲音又響又有力。他很有吸引力——是啊，他很有吸引力。」碧拉在想。

「火車上擠滿了人。」他說。

「哦，是啊，我想，人們離開倫敦，是因為它太骯髒了吧。」

她並非從小到大就認為，在火車上同陌生人談話就是一種罪行。她像任何女孩一樣，可以照顧自己，但她沒有嚴格的禁忌。

如果他在英國長大的話，他同一個年輕的女孩攀談，可能會覺得侷促不安。不過，他是一個親切的傢伙，如果他認為喜歡，想同任何人攀談，就覺得這完全是自然不過的事情。

「倫敦是一個有點令人可怕的地方，是不是？」他毫無不自然地微笑着說。

「哦，是啊。我一點也不喜歡它。」

「我也一樣不喜歡。」

「你不是英國人吧？」碧拉問道。

「我是英國人，不過我是從南非跑來的。」

「妳剛從國外回來的麼？」

「我是從西班牙來的呢。」碧拉點點頭說。

「妳從西班牙來的麼？那麼，你是西班牙人囉？」他感到興趣起來了。

「我一半是西班牙人。我母親是英國人。所以我的英語才說得很棒啊。」

「戰爭的情形怎麼樣？」他問道。

「可怕透了，是啊——好慘。造成重大的損害——」

「妳站在哪一邊？」

她對政治方面一竅不通。她解釋，從她來的這個村莊，沒有人對戰爭寄以太大的注意。

「戰爭並沒有接近我們。市長是政府官員，當然他是站在政府一邊的；牧師站在弗朗哥將軍一邊。不過，大多數人忙着瓜樹田地，沒有空暇時間管這些問題。」

「所以在你們附近並沒有戰爭囉？」

碧拉說：「是啊。不過，我是坐車子來的。駛過這個國家，所受的損害可不輕。我看到一枚炸彈擲到下面，炸毀一輛車子——另一枚炸彈炸毀一幢屋子。好驚心動魄呢！」

弗爾微微一笑。「所以妳就覺得怎樣了？」

「也使我作嘔。」碧拉解釋。「因為我要繼續趕路，而我的司機卻被炸死。」

弗爾注視她說：「那沒有令妳煩惱吧？」

碧拉一雙烏溜溜大眼睛，睜得老大。「人人會死的！就是這麼一回事，是不是？如果就像那樣，死亡來自空中，轟然一下，就是任何方面也一樣。人們活了一個時候，然後死去。這個世界就是如此。」

他大笑起來。「我想妳不是一個贊成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糾紛的人吧。」

「你認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呢？」她對這以前沒聽到過的說法，似乎困惑不解起來。

「妳寬恕妳的敵人麼？小姐？」

碧拉搖搖頭。「我並沒有敵人啊。如果我有的話——」

「如果有呢？」

他注視着她，嚥起可愛的嘴唇，再又吸引起人的興趣。

她莊嚴地說：「如果我有敵人——有任何人恨我，而我也恨他們的話——那麼我就會這樣割斷他們的喉頭……」

她做出一個生動的手勢。

這猝然的舉止，一時使他大吃一驚。

「妳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年輕小姐！」

「那麼你對你的敵人怎麼做？」她煞有介事地問他。

他嚇了一跳——眼睛瞪着她，然後大笑。

「我不知道——」他說：「我不知道！」

碧拉不贊同地說：「當然——你知道的啊。」

他突然停住大笑，吸一口氣，低着聲音說：「是啊。我知道……」

然後他忽然改變態度地問道：「妳怎會到英國來的呢？」

碧拉相當猶豫地回答說：「我是跑來住在我的親戚們那裡——同我的英國親戚們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

他靠到座位上，仔細打量她——他想知道，她說的這些英國親戚們是怎樣的人——他們會對這位西班牙陌生人怎樣對待……想像她在嚴肅的英國人家庭裡過耶誕節時的情景。

「南非很不錯吧？」她問道。

他開始對她說起關於南非的情形。她像聽說故事的小孩一樣，高興的專心聽他娓娓地說。

他很欣賞她的天真，除了問出一些尖銳的問話外，他頗自得其樂的帶着一點誇張說完他的神話。

這節車廂原先的乘客回轉來了，這次談話才告一結束。他對她微笑地站起身，尋路走到外面，再度走進走廊。

他在門口站了一會，讓一個年紀大的太太走進去，他一眼看到碧拉那口顯然是舶來品的淡黃色箱子上的標籤。他帶着興趣的讀出上面的名字：碧拉小姐；然後他看到了地址：亞斯菲·朗德爾·哥斯頓府第。他不相信地睜大一雙眼睛，有了一些其他的感觸。

他半轉過身，瞪視着這一個帶着一副新表情的女孩——困惑、憤慨、懷疑……他走到走廊裡面，站在那裡抽煙，兀自皺起眉頭……

3

在哥斯頓府第那間寬敞金藍色大客廳裡，黎亞弗和他妻子琳迪坐在那裡談論他們過耶誕節的計劃。他是一個中年人，為人正直，有一張慈祥的臉，一雙和善的眼睛。他說起話來很文靜，發

音也很準確。他頭埋進肩頭，給人一種遲鈍的印象。他的妻子琳迪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瘦個子，像靈猩一樣的女人。她雖是一個瘦個子，卻行動敏捷。

她不施脂粉的一張憔悴的臉，毫無美麗可言，不過自有它的特色。她說話的聲音很迷人動聽。

「我父親一定要這麼做呢！沒有旁的辦法啦。」亞弗說。

琳迪抑制住不耐的說：「你一定要常常同意他麼？」

「親愛的，他是一個老人啊——」

「啊，我知道——我知道！」

「他希望照自己的意思做呢。」

琳迪冷淡地說：「自然囉，因為他已常常做夠啦！不過遲早你要表明立場的，亞弗。」

「妳這如何說起？」

他顯然十分難過和吃驚的把眼睛瞪着她，一時她咬緊嘴唇，似乎猶疑起來要不要再說下去。

「妳這如何說起？」亞弗重覆問了一句。

她優雅的聳聳瘦削的肩頭。謹慎地斟酌字句過後，她說：「你的父親——喜愛——專橫——」

「他老啦。」

「愈老愈專橫。到什麼時候才會不專橫呢？他完全指定我們過日子。我們連自身的計劃都不能做！如果我們計劃，就可能遭到煩惱！」

「我父親希望列爲優先。他對我們可不壞呢。」

「啊！對我們不壞！」

「對我們可不壞。」亞弗有點堅決地說。

「你是說經濟方面的？」琳迪鎮靜地說。

「是啊。他自身的欲望倒簡單得多。但他從未嫉妒我們的錢。隨妳喜歡，妳可以把錢花在衣服上和這幢屋子上，出錢付帳也毫無怨言。上個禮拜他就送給我們一輛新車。」

「就金錢上來說，你的父親算得很慷慨。」琳迪說：「可是，他希望我們做奴隸報答他啊。」

「奴隸？」

「我就是這麼說嘛。亞弗，你是他的奴隸。如果我們計劃離開，你父親就會忽然希望我們不要，你便得毫無怨言的取消一切安排留下來！如果他忽然想起要我們出遠門，我們就得去……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——沒有私人的生活。」

她的丈夫苦惱地說：「我希望不要再這麼說啦，琳迪。這多麼沒良心。我父親樣樣都爲我們設想……」

她到了嘴邊反駁的話，又被吞下去。她再優雅地聳聳瘦削的肩頭。

「妳知道，琳迪，老爸很喜愛妳呢——」亞弗說。

「我倒不怎麼喜愛他呢。」他的妻子爽直地說。

「琳迪，我聽到妳說這樣的話，真令我痛苦。說得這麼寡情——」

「也許是吧。可是，有時候一個人被迫不得不說實在話啊。」

「如果我父親相信——」

「你父親完全清楚得很，我並不喜歡他！我認爲，他很高興呢。」

「確是這樣，琳迪。我相信妳錯啦。他常對我說，妳對他的姿態多麼迷人。」

「自然我要常常做得彬彬有禮啦。我常常會這樣的。我不過讓你知道，我真正的心情而已。我不喜歡你的父親，亞弗。我認爲他是一個有惡意又專橫的老人。他威脅你，佔你喜愛他的便宜。幾年前你就應當同他爭了。」

「行啦。琳迪。請別再說啦。」

「對不起。也許是我錯啦。讓我們來談談我們過耶誕節的安排吧。你認爲你弟弟大衛，真會來麼？」她嘆口氣。

「爲何他不會來呢？」

她懷疑地搖搖頭。

「大衛人——古怪。他有好幾年沒進過這幢屋子了。他這麼孝順你母親。他对你母親還有些感情。」

「大衛常搞得我父親心煩意亂，」亞弗說：「一下音樂啊，一下像做惡夢一樣。也許有時候

，我父親對他太嚴了一點。不過，我認爲大衛和赫兒黛必定會來。妳知道，這是耶誕節啊。」

「平安和善意，」琳迪說。她嘲笑地嗽起小巧的嘴。「我不知道！喬奇和瑪黛妮會來。他們說可能明天到。我怕瑪黛妮要厭煩透啦。」

亞弗有點煩惱地說：「我真想不通，爲何我弟弟喬奇娶一個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女孩做太太，喬奇常是一個蠢人！」

「他做的事業倒很有成就。」琳迪說：「他的選民們喜歡他。我認爲瑪黛妮替他幹得很辛苦呢。」

「我想我不怎麼喜歡她呢。她人很漂亮——不過，有時候我認爲她像一個人只得到許多個漂亮梨子中的一個——面色紅潤而有一點蒼白——」亞弗緩慢地說，邊在搖頭。

「裡面卻一團糟？」琳迪說：「你這麼說多有趣，亞弗！」

「有趣些什麼？」

「因爲——平常——你這麼和善。難得說別人不中聽的話。有時候因爲你不够懷疑，我對你感到苦惱——哦，我怎麼說好呢？——不够世俗！」她回答說。

「我常在想，這個世界就像妳創造的一樣。」她的丈夫微笑說。

「不！邪惡不但是存在在人們的心裡。它到處都存在！你對這個世界的邪惡，似乎還沒覺察到呢。我已能感覺到了。我常感覺到的——就在此地這幢屋子裡——」琳迪尖聲地說，她咬着嘴

唇轉過頭去。

「琳迪——」亞弗說。

可是她馬上舉起一只手做警告，一雙眼睛從他肩頭上望過去。亞弗轉過頭去。一個臉色微黑而安祥的男人，正恭順地站在那裡。

「怎麼回事？何伯利？」琳迪尖聲地問道。

「太太，黎老先生要我告訴妳，耶誕節還有兩個客人要來，妳有沒有替他們準備好房間。」何伯利恭順地低聲問道。

「還有兩個客人？」琳迪說。

「是的，太太，一位先生和一位年輕女士。」何伯利彬彬有禮地說。

「一位年輕女士？」亞弗驚訝地說。

「先生，黎老先生這麼說的。」

「我去看他——」琳迪馬上說。

何伯利走了一步，攔住琳迪。

「對不起，太太，黎老先生在午睡呢。他特別吩咐不要去驚吵他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亞弗說：「當然我們不會去驚吵他。」

「謝謝你，先生。」